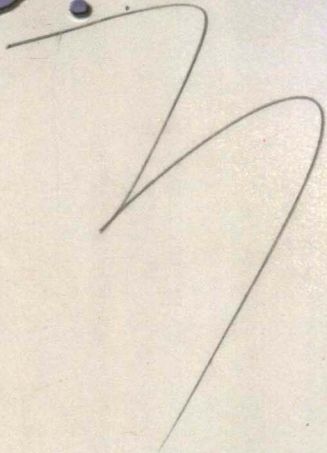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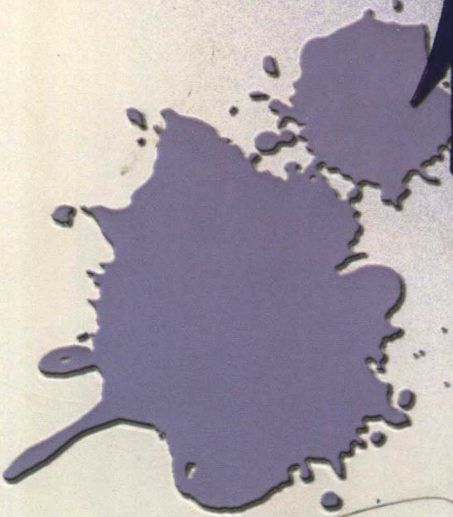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学三部曲

骆平著

蓝桥



作家出版社

大学三部曲

蓝 桥

骆 平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蓝桥/骆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1

(大学三部曲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769 - 4

I. 蓝… II. 骆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5647 号

蓝桥: 大学三部曲

作者: 骆 平

责任编辑: 王淑丽

装帧设计: 才敬波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8

插页: 1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769 - 4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一棵黄花菜

淡湾市电视台是个阴盛阳衰的地方，漂亮女人多如牛毛。在众多莺莺燕燕的女记者中，柴绯又是个尖儿，被列入淡湾电视台的招牌名记者之一，简称名记。不仅是业务突出的缘故，关键在于她美色夺目。她属于那种陈年佳酿式的女子，越品越有味儿，小小一杯也能醉得死人。

刚调走的一位副台长曾经在酒后调侃道：你们细瞅瞅柴小姐，那模样那身段，天生的尤物，怎么看都不是良家妇女的料！

当时台长的位置正缺着，谣传这位副台长是最佳人选。巧的是，那天他的劲敌也在酒桌上，因此这句玩笑话便被居心叵测地传遍了整个电视台，传到了市广电局。有一度，甚至演变出了副台长对柴绯觊觎已久的暧昧话题，闹得沸沸扬扬。

不久后进行的干部考核中，那位酒后失了口德的副台长被轮岗到了市广播电台，一个冷门单位，平调，还任副台长。而他的劲敌所向披靡地坐上了电视台台长的光辉宝座。

整场风波中，柴绯始终保持着理性的沉默，既不申辩也不张扬。考察台长人选时，广电局组织处的干事照例找台里的骨干了解情况，

问到柴绯，她只说了一句，会咬的狗不叫，会叫的狗不咬。便再不肯开口。

官场无秘密，柴绯这句含义深邃的评价很快进了新任台长的耳朵。新任台长为了撇清干系，迅速把她从热门的专题部调到了新闻中心，跟着那帮初进台的小记者们跑腿流汗，采集马路消息。

柴绯并不抱怨，照样认认真真地做。她和新台长没什么宿仇，那句语焉不详的话也不至成为她永世流贬的理由，他是在等待她的某种姿态，这一点，她清楚得很。

台长在尚未成为台长之前，是专题部的主任，柴绯的顶头上司。他刻意安排过好几次与柴绯单独出差采访的机会，采访完了，自然有一两天看山看水的空当。登山踏青之际、推杯换盏之间，现台长前主任就自然而然流露出对她的爱慕，说了许多早年在中文系温读过的文绉绉酸不啦叽的情话。

柴绯是什么角儿，她可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烘烤过的，早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，什么没见过，什么没经过，当下只做愚钝不解风情状，转眼间托词头痛、喉咙痛、肚子痛、脚脖子痛，溜之大吉。

她的木头人作派倒是百战不殆，吓退了不少居心不良的男人。可她的前主任现台长亦不是吃草长大的狼，贼心不死，跟苍蝇似的，嘤嘤嗡嗡围着转，冷不丁蜇你一下，也够恶心的了。

有一回加班晚归，由于住处顺道，前主任主动提出送她，当着那一大拨人的面儿，柴绯不好过于推却。上了他的车，那家伙一手握着方向盘，一只手就不安分地过来了。是隆冬的天，车窗蒙了一层薄薄的白雾，借着午夜微淡的星影月光，他的手像一条冰冷的蜈蚣，沿着柴绯的颈项，凉凉地游进她的胸口。

柴绯一动不动，她的耳边渐渐充满了雄性动物粗重的喘息声。车过十字街口，转向狭长的小街，他一脚踩住刹车，将暖气开大，人就不管不顾地匍匐过来。在他的嘴唇接触到柴绯的一瞬间，柴绯突

然说：

“主任，您中午在家吃黄花菜了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他一怔，身体僵住了。

柴绯伸手拧亮车顶灯，从他的大衣领口拈出细细的黄花菜。那是一根煮得烂熟的黄花菜，蔫头蔫脑的，让人想起一些肉麻的软体昆虫。男人的欲望被黄花菜搅了局，耷拉下来。他重新启动汽车，尴尬地笑笑说：

“肯定是我那儿子干的，这小子淘得不像话了！”

“黄花菜挺有营养，煮汤喝比炒着吃更好，”柴绯不动声色地道，“您太太是怎么做的？熬汤吧？”

“啊？是，是。”他心不在焉地回答，一不留神，差点把车撞到光秃秃的梧桐树上去了，两人同时发出一声惊恐的闷叫。

升任台长后，柴绯没有再受到他如此直接的侵略，尽管他一直对她馋涎欲滴，这只要看他故作正经的眼神就知道了。心头要没鬼，干吗装得和处男似的古板。再说了，他伺机报复，把她弄到了最累又最没意思的一个部门，不正是等她去向自己妥协吗？男人哪，一旦权欲得到满足，色欲就会益发炽热，因为女人从根本上来讲，不过是他们追逐的猎物，狩猎的成就感可以满足原始的征服欲。

柴绯在新闻部苦熬着，表面却是波澜不惊的样子，依旧干得出众，把业绩排到了整个部门的第一位，唬得那些刚出道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一脸崇拜。

熬夜并没有让她增添黑眼圈，反倒使她减了腰身，更显得我见犹怜。她驾着新买的大眼睛的奇瑞QQ，把自己打扮得淋漓尽致，每天穿梭于现场和制作室，八面玲珑，如鱼得水。惟有在迟归的凌晨时分，她坐在梳妆台前，一层一层涂着厚厚的眼霜，一遍一遍按摩着干涩的面部皮肤，心里的苍凉才会一点一点浮泛上来。

柴绯其实不是那种循规蹈矩型的美女，乍然看去，她的眉眼有些

平淡，扁扁的面孔，雪白的肤色，五官的轮廓如婴孩一般柔和滋润，可爱是可爱，却少了几分妖气。她是以相当重视化妆，一丝不苟地用人工的线条强化出脸孔的棱角。但她的身材却是一流的，骨骼窈窕纤细，身形像河鱼一样柔软，兼之一笑起来眼角弯弯的，娇媚如丝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蛊惑。

电视剧部的头头老早就相中了她，要发掘发掘她的星运。柴绯半是虚荣半是好奇，跑去试了镜，可惜她不太上镜，在镜头里，她的婴儿似的嫩脸忽然膨胀了一倍，痴肥不堪。毛片放出来，她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，而摄像师大摇其头，无比遗憾。

基于同样的原由，她也不上照，相片里胖嘟嘟的肥脸像被人搞了移花接木的换头术。

有一晚跟汤禾米散步，路过拍大头情侣照的小店，柴绯恋恋不舍地看了好一阵，把手插进汤禾米的臂弯，笑着说，老汤，我只能用你的眼睛来记忆我的青春美貌了。这话说得可怜，汤禾米招架不住，吻了吻她的长睫毛。这一吻很是仓促，蜻蜓点水似的，其间并无性别之诱。柴绯却很是陶醉，闭着双眼，满足地把头抵在汤禾米的肩窝里。

她把黄花菜的典故也告诉了汤禾米，并且现场演示，开了坤包，取出一只用过的化妆盒，里面是几根被水泡过的黄花菜，枯萎了，泛着黑。这个损招是柴绯煞费苦心想出来的，黄花菜属于植物类的菜蔬，不会腐败变质污染空气，而又恰到好处地阻止了色鬼们的浮想联翩。

“……他那天中午肯定压根儿就没吃什么黄花菜，是我偷偷放到他衣领里的……”柴绯笑得打跌。

“淘气！”汤禾米嗔怪地刮了刮她的鼻尖，瞧她那满脸妩媚相，忍不住又吻她，她的双手环绕过来，吊住他的脖子，身子密不透风地

贴住他。两个人就像初恋的小男生小女生一样久久吻着，交流着唾液与舌尖的上皮细胞，有点馋嘴般的甜蜜。

吻着吻着，汤禾米冲动得厉害，他镇定自己，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柴绯的手掰开，脱离了她勾魂摄魄的肉体。

汤禾米站开一些，狼狈地整理整理衣襟，倒杯白开水，大口大口灌下去。这时候就算他立马脱了裤子与柴绯上床，柴绯也不会有丝毫的推避，他是明白的。但他不想，潜意识里他非常尊重她。在他眼里，她纯洁得像只尚未断奶的小绵羊。

柴绯与汤禾米的恋情在市电视台引发了轩然大波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。电视台原本藏龙卧虎，神通广大的女人多得是。林子一大，什么样的鸟儿都有。今天还坐在直播室里播着天气预报呢，搞不好明早就成了某某大富翁的续弦夫人，一夜间身价上了亿。大伙见多不惊，对于别人的私生活再没了嚼舌根的兴趣，只顾各自埋头寻财路。

柴绯这一遭却是吸引了众多眼球。论理，不过是一桩普通的第三者插足事件，汤禾米有妻有女，柴绯硬生生踩了一脚进去。这种事本不稀奇，只不过发生在柴绯这儿，就有了晴天霹雳的效果。

那倒不是说柴绯是什么守身如玉的圣女贞德，一朝失足，被坏人引诱失了贞操。相反的，如果电视台要评选兼职狐狸精之类的，柴绯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花魁，她的男人缘好得出奇，即使她吝惜着媚眼儿，轻易不肯抛出来，可好好的男人一见她那柔若无骨的小样儿，就跟着了魔道一般，灵魂深处的邪念都蹿了出来。

电视台美女多，才女也不少，有才有貌的有，有才无貌的也有。有才无貌的才女们背地里不怀好意地暗暗议论，柴绯能把最正经的男人最微渺的恶欲激发出来，这就是她的本事。谈到柴绯，她们总不忘记引用被贬的那位副台长的名言：天生的尤物，怎么看都不是良家

妇女的料！旁听的美女打抱不平，原样转述给柴绯，柴绯听了，并不生气。女人呵，同性的嫉妒，可是造物主最大的赞赏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甚至超越了异性的追逐。

柴绯没让她的先天禀赋浪费着，她身边清俊小生的密度比港台言情片还大，有钱、有闲、有肚腩的阔客也层出不穷。她的大眼睛QQ只在采访时派上用场，其余时段都处于闲置状态。有人恶毒地统计过，柴绯的最高记录是一个月换了六个不同的男人接她上下班。

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，居然爱上了汤禾米，不但爱上了，并且做出一副死心塌地天长日久的模样，从此洁身自好，开着自己的车子，下了班就去菜市场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打算了。在旁人看来，柴绯很有些从了良的滋味，她这摇身一变变成淑女，比她摇身一变变成白骨精还要叫人瞠目结舌。于是就有人感叹柴绯大风大浪都见过了，竟在阴沟里翻了船，又说怕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。

问题是，汤禾米的魅力等同于死耗子倒是真的，柴绯却不是什么瞎猫蠢驴呀，她精得像只猴儿，任凭是怎么吃惯了山珍海味，想换换口味，尝尝清水白菜，但也还不至于瞎摸到汤禾米的身上啊。汤禾米是什么，就算柴绯喜欢扮酷吧，可老汤除了是个货真价实的二手男人，实在是找不出第二个特点了。

老汤在著名的淡湾大学任教，大学教师，听上去不错，但他混得那个窝囊劲，四十七岁了还在呕心沥血奋斗副教授。有点钱也行吧，他却呆在最没经济效益的教研室，历史系的考古专业。出门考察一趟，得涎着脸皮到处拉赞助，他脸皮薄，吃了几回闭门羹，彻底死了心，坐在书斋里研究楼兰古尸。上课呢，本科生嫌他讲得深奥，听不懂，趴在课桌上打瞌睡；研究生嫌他讲得浅显，听不进去，也打瞌睡。电视台财务办公室有一更年期妇女，长一张聒噪的乌鸦嘴，老公又恰恰是淡湾大学的教师，老汤的情形于是犹如风里的花

籽，飘飞得人尽皆知。

总算皮相还过得去，老汤个子高，双目炯炯，年轻时想必也挺拔神气过，而今背微微驼了，头发渐秃，不修边幅，一眼望去，便知道是那种郁郁不得志的颓唐男人。

他到电视台接过柴绯两次，并不进去，站在门岗边，倚着墙，仰头，看天。几个下班的中年男人见了他，相互窃笑道，要知道柴小姐喜欢怀才不遇一事无成的老男人，我早上了。话传到柴绯跟前，她表情凛然，弄得传话的人脑袋一缩，再不敢搬弄是非。

柴绯就在流短飞长里跟老汤好着，心平气和地好着，坚如磐石地好着。老汤却远没有她的热度，他彬彬有礼地保持着距离，保持着似爱非爱的含糊。越是这样，柴绯越是紧紧抓住他，生怕一松手，他就飞了。她那穷形尽相给人看了，又是心痛，又是冷笑。她的好友佟铿铿忍不住劝她：

“别那么紧张，没人跟你抢的。”言下之意，你柴绯爱若熊掌，至他人跟前，不过是一堆牛粪，不足为惜。柴绯心明如镜，岂有不懂，却只做耳旁风。

再与佟铿铿上街购物，柴绯益发目不斜视地路过热辣衣裙，只拣老气横秋的少奶装。佟铿铿看中一条裹胸蕾丝裙，无吊带、低胸、露背、超短，大朵大朵炽热的玫瑰里，透着瓷青如玉的肌肤——恁是天生的黄黑肤色，也还是瓷青如玉的效果。此裙标价三千六百元，且绝不打折。佟铿铿试穿了，在镜前左顾右盼、搔首弄姿。柴绯冷眼瞅着，丝毫不为所动。

买了天价新装，佟铿铿照例央求柴绯替她摄一组专辑。柴绯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假公济私，携了电视台的袖珍摄像机，价值十万余元的名牌货，选了城郊水景，任佟铿铿折腾。

斜阳将未落，佟铿铿赤足踩进溪涧，半俯身，做撩水状。顿时领口微堕，春光乍泻。溪水淌过她的足踝，转眼，她仰面对镜，娇

笑，露出小麦色的锁骨，性感而诱惑。

佟铿铿供职于电脑公司，近水楼台，制作了自己的写真集N张，挂在网上，四处招蜂惹蝶。网络上的色狼们循腥而来，可惜一朝见了电脑女工程师的真面目，纷纷返身逃窜。

与柴绯相反，佟铿铿的照片比本人美了一百倍而有余。镜头底下她偏黑偏矮，两眼高度近视，牙齿受四环素戕害，颜色深得够呛。除了拍照、睡觉，她必须得戴着眼镜，否则一头雾水，男女不辨。但在照片里，上述缺憾忽略不计，人们只看得见她如维纳斯一般饱满的额头以及挺直纤秀的鼻梁。

从前柴绯挺喜欢为她摄影，兴致勃勃地导演着整个画面造型，看着如许寻常的女子在镜头中蜕变成美女蛇，是颇有成就感的。但现在，她突然正颜厉色起来，摄像机握在右手掌中，一言不发，很是敷衍。拍完一组，她抬腕看表，惊道：

“哟，快七点了，我得回去做晚饭了！”

佟铿铿被她扫了兴，摇头惋惜地说了句，你完了，柴绯！

柴绯那头如岩浆喷发，汤禾米却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岩浆里的挣扎，像一尾鱼，离了水，啪啪拍动着，可惜全无气力。柴绯的爱来得太没道理，突然得让他生疑，一静下来，他就反复追溯他们相识的每一个细节，想来想去，奇迹从不曾发生，他在地面前是个真实的灰色男人，并不是童话里写的脱下褴褛衣衫变成了华服闪烁的王子。

假如是中蛊，也理应是他对她。他记得柴绯对他说的第一句话，您好，我叫柴绯，火柴的柴，绯红的绯。当时他笑着重复了一遍：

“火柴的柴？绯红的绯？您这把火可够旺的啊！”

柴绯笑起来，她的笑容媚态毕露，像一团沼泽，一朝踏陷进去，便径直往下坠，不见深浅、不问始终地落将下去。汤禾米没机会接

触这等狐媚女，当下呆了一呆，好一阵子都口齿不伶俐。

那天去淡湾大学，柴绯是为了做一档节目，淡湾市西南面刚出土了一处古墓，推测是明朝时期的妃嫔墓，想请专家出镜聊一聊相关背景。那档节目属于新闻夜话，是柴绯创设的，时常请嘉宾上去凑数。新闻中心的主任与淡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有过一面之缘，自告奋勇帮着联系妥当了，叫柴绯即刻前去。

淡湾大学坐落在城市北郊，地广人稀，远离喧嚣。校园里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湖，湖中央一道彩虹造型的拱桥。正值夏季，湖面被菖蒲深绿色的剑形叶子所覆盖，菖蒲开了花，白色的，紫色的，在暮色里静止似油画。柴绯驾车经过湖边，不由自主放慢车速，流连于湖畔美景，心想这就是所谓世外桃源了吧。

系主任在办公室接待了柴绯，解释说临时有应酬，替她另约一名专家来。柴绯表示不介意，系主任拿起电话开始拨号码。大学里的官员和公务机关是两回事，其权威性大打折扣。柴绯听出来，系主任接连给系里的教师打了好几通电话，都被婉拒了。最后一个，系主任的口气突然改变，命令道：

“老汤，把饭碗放下，跑步过来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一个瘦高的男人飞步赶来，脚上穿着一双蓝色的塑料大拖鞋，一头冲进来，手里还拽着张手帕，一边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。柴绯已经很久没见过用手帕的男人，此君的那一方，皱巴巴脏兮兮的，想来也不是为了制造情趣。

“这两位是电视台的记者，你给配合一下！”系主任严厉地说，转头过来，对着柴绯换了轻言蜜笑：

“对不起，我先走一步，你们就用我的办公室采访吧，这位汤、呃、汤专家，是咱们系学识最渊博的教师。”

柴绯礼貌地道了扰，与系主任别过，请摄影师对好机位，寒暄几句，便直奔主题。这档节目是当晚十点就要播出的，一刻也不能懈

息。柴绯坐在汤禾米对面，举着话筒，说了一段例行的开场白：

“汤教授，您好。今天下午在某建筑工地出土了一座明代古墓，该墓室用红砖整齐地修葺而成，长三十多米，外宽约八米，内宽约六米，据考古队的同志初步分析，这座陵墓的墓主应该是王室成员，很可能就是明宪宗时期纪淑妃的墓。汤教授，能否请您向电视机前的观众简单介绍一下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渊源？”柴绯说着就把话筒朝向汤禾米，汤禾米慌忙摆摆手，示意摄影师别拍。

“柴小姐，我先申明一下，我不是教授。”汤禾米一板一眼地说。

看他那较真的木讷相，柴绯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笑了，她整理整理连结话筒的电线，笑着重新递过去：

“没关系的，教授是笼统的称谓，正教授、副教授都可以叫做教授的。”她想汤禾米大约只是副高职称，但总不能叫他汤副教授吧。

“不是不是，你误会了，”汤禾米坦然道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是教授，正教授副教授都不是，我是讲师。”

这下轮到柴绯与摄影师面面相觑了，摄影师皱起眉头，烦躁地摆弄着镜头盖。柴绯也有点急，拍摄完毕后，还有剪辑、配音等一系列的后期制作，时间是够紧的。

“这样吧，要不我称您汤专家？”柴绯灵机一动。

“不，不，那更不恰当了，”汤禾米不好意思起来，“实事求是，就叫我汤老师得了。”

他替柴绯解了围，柴绯对摄影师做了个手势，调试了一下话筒，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。汤禾米清清嗓子，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：

“纪淑妃的身世倒是有一段宫闱之争的传奇——据说明宪宗在少年时期，就对一位宫女一往情深，此人名叫万贞儿，年纪比宪宗大了十几岁。至宪宗即位，万氏被封为贵妃，宠冠后宫。成化二年，万贵妃生下一子，宪宗大喜过望，派人为儿子四处求神祈祷，谁知不

到一个月，皇子竟夭折了，此后万贵妃未有生育。

“万贵妃是个骄横跋扈的女人，而宪宗的秉性跟武则天的老公唐高宗类似，软弱，怕老婆，又总想偷腥，他背着万贵妃，偷偷摸摸与别的妃子欢好，一旦传出有妃子怀孕的消息，这万贵妃就想方设法使人堕胎。由于万贵妃受宠，她的父亲兄弟也相继被封官进爵，搜刮民脂，为所欲为，所谓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万家红极一时，无人敢惹。

“成化六年，宫中的纪淑妃偶得宪宗临幸，有了身孕。万贵妃察觉了，就派侍女去侦察详情，那位侍女不愿做伤天害理之事，回来对万贵妃说，纪妃得了怪病，所以肚子才会涨大。万贵妃半信半疑，把纪妃撵到冷宫居住。

“小皇子生下来以后，纪妃深感恐惧，把孩子交给一个名叫张敏的太监，让他把孩子放到河里淹死。这太监很忠心，他想，皇帝连一个儿子都没有，今后江山不是没人继承了吗？因此就把孩子藏进密室，给他喂些蜂蜜米糊。恰好因得罪了万贵妃而被废的吴皇后住在附近，也帮着纪妃和太监张敏一起哺育孩子，把这孩子养了下来。

“这件事情宪宗从头到尾都不知情，他以为自己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柏贤妃后来生的小皇子祐极，等祐极长到两岁，宪宗就立他为皇太子，到了第二年，祐极无缘无故害起重病来，只一天一夜就死掉了，宪宗很是伤心。宫里的太监宫女都知道这是万贵妃下的毒手，但谁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？

“到了成化十一年，宪宗因受制于万贵妃，兼带着思念死去的皇太子，心情郁闷，时常对伺候他的太监感叹，说自己老了，又没有子嗣，实在是死不瞑目啊。那位叫张敏的太监听说了，就找机会把纪淑妃生有一子的秘密说了出来，并且对宪宗说，孩子现在已经六岁，藏在密宫中。

“宪宗大喜过望，亲自从冷宫中迎出纪淑妃和儿子，给予隆重的

礼遇。大学士商辂见了，很是担忧，怕重蹈皇太子的覆辙，就对宪宗进言，说是让纪妃依旧迁居别宫，把皇子交给万贵妃抚养，名义上作为万贵妃的儿子，这样就安全了。宪宗照做，万贵妃膝下冷清，果然很喜欢皇子。

“宪宗感激纪淑妃，不时召见她。其他妃子见状，也就稍稍放开胆子，宫中因此不断传出皇子诞生的喜讯。万贵妃满怀妒火，终于忍无可忍，施展出毒计，害死了纪淑妃。历史上对于纪淑妃的具体死因，说法很多，有说是被万贵妃逼着上吊的，也有说是被万贵妃派人勒死的。

“宪宗死后，纪淑妃留下的儿子即位，即孝宗。孝宗在位期间，追封生母为孝穆太后。至于纪淑妃的陵墓，有的说在桂林，有的说在淡湾，今日开掘的墓碑，尚需细细考证……”

节目播出后，反响不错，不少观众打电话来，要求增添此类蕴涵知识性、趣味性的新闻解说。翌日柴绯索性就以墓中出土的殉葬物为由头，请汤禾米介绍古代后妃的身份地位。汤禾米并未推辞，仍在淡湾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里，自冠服车马徐徐说起：

“后妃在衣食住行方面的等级都是很森严的——明代皇后所坐的‘凤辇’，其实就是古代的安车。汉代有五色安车，晋代有云母安车，都是皇后坐的。明代皇后的安车用铜凤头、凤尾、凤翎、叶片来装饰，座障用红绫系裹，绘有鸾凤瑞草图案，而皇妃的车子，是以凤头、凤尾、青锁金罗做边缘，称做凤轿。

“至于穿戴方面，明代皇后戴的是双凤翎龙冠，首饰用的是金玉珠宝翡翠，衣服叫做团衫，用金线绣龙绘凤，后来又改戴龙凤珠翠冠，穿红色大袖衣、红罗长裙、红褙子、霞帔，以金线织龙凤纹。其他皇妃戴鸾凤冠，衣衫绣鸾凤，贵人则戴珠玉庆云冠，宫中一般女职与宋代衣着相同，穿紫色衣、团领窄袖，绣折枝小葵花，戴乌纱

帽，装饰花朵，帽额点缀团珠……”

汤禾米讲得很生动，柴绯在后期制作时建议编辑加入了一些插图，随着汤禾米讲述的内容，依次出现古典仕女图、古建筑、古饰品，显得很有品位。一经播出，好评如潮。

由于整个节目的创意来自柴绯，台里当月的创新奖就发给了她，奖金五千元，并不是一笔小数目。

陵墓开启，发觉盗墓者已经抢先一步，值钱的文物一样不剩，只剩一些有史料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的墓志铭什么的。柴绯又去拜访过汤禾米两次，请他谈一谈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破坏性盗墓。汤禾米毕竟教书多年，口才训练有素，历史典故讲得栩栩如生。

几回采访都耽误了汤禾米的晚餐，而柴绯需要赶回台里完成后期工作，也不可能邀请他吃顿便饭，很是歉意，就说一定找时间把这顿饭补上。

柴绯的承诺，汤禾米倒没放在心上，他趿拉着拖鞋，懒懒散散地回家去，喝一大碗绿豆稀饭，一手拿一只豆沙包，塞一只在嘴里，腾出手来，开了电视。他是一转头就把柴绯忘光了。

采访当晚他甚至没把频道调到淡湾电视台。他错过了新闻联播，中央一套的晚间新闻是必看的，柴绯那节目的时段跟晚间新闻冲突，没办法。柴绯跟他说了，翌日上午九点左右会重播，他本打算看看的，结果也没看上。一次是有课，一次是教研活动，一次是朋友的聚会，再一次是看足球联赛，每一桩都重要。至少比柴绯和她的节目重要。

柴绯再打电话来，是通过系主任中转的，汤禾米没把自己的电话留给柴绯，柴绯也忘了向他要。系主任把电话打到汤禾米家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：

“老汤，电视台的柴小姐请客，今晚七点，淡湾酒店西餐厅，你小子记准了，七点，别迟到。”系主任是位临近退休年纪的老头，叫

他小子，他倒不见怪。

只是这柴小姐的作为，汤禾米很是费解。过去他也顶过别人的坑，接受过记者采访，采访就采访呗，义务劳动，完了一拍两散，谁都不会提议请谁吃饭喝茶，事后在街上见了，保不准彼此都认不出来了。淡湾大学是名校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没人会为了接受采访这种事欢欣鼓舞，激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。

当然柴绯有点不同，她生得美，身腰像头白狐狸——汤禾米不知怎么想到白狐狸这东西。但这也不稀罕，男人一辈子，谁又没见过几个绝色。问题是，惊艳是一个动态的词语，需要情绪，需要气氛，汤禾米既没这个情绪，也没这个气氛。就算是把西施放在他怀里，他也不能担保自己能不能蓬勃。那倒不是说他生理有障碍。

想来想去，汤禾米还是去了。他没有柴小姐的联系方式，再去问系主任，保不定劈头盖脸一顿训。总不能叫人家小姐白等一场吧，那不是绅士不绅士的问题，实在是太不男人了。

他换了身整齐衣服，穿了皮鞋。平生他最痛恨穿皮鞋，他对他那双臭脚宝贝得很，舒展惯了，松软的布鞋、宽大的拖鞋伺候着，一进了皮鞋，连趾骨头都不活络了。

柴绯提早站在门厅等，她穿的是一条有细碎花朵的连身裙，带褶皱的袖子，领口挖得很深，袒露出玲珑浮凸的胸部。她把头发烫成小髻髻，堆砌在肩膀上，散发出天然的淡香。一双精致的尖头高跟鞋，白颜色的手袋，皮质的，很大。她化了妆，唇彩稍浓，显得亮晶晶的。尽管她全身上下并没有首饰点缀，却无端端给人一种浓艳的感觉。

这是一间五星级酒店，过往的男士衣冠楚楚，却也忍不住朝她多看几眼。临到汤禾米跟她并肩而行，引来的目光更多了。汤禾米知道，这目光是冲着他来的，他一介寒素平民，携着千娇百媚的妞，一